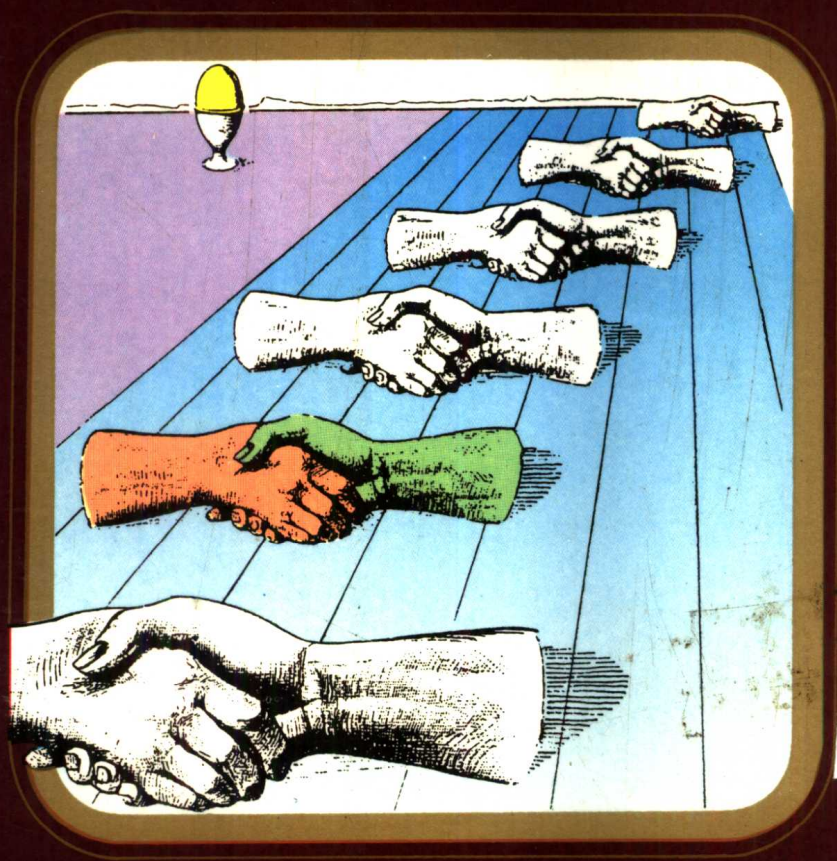


度年二十七報合聯

集品作獎說小篇短

品作獎文散設附含



I 247.7
L441

聯合報七十二年度短篇小說獎作品集

聯合報
叢書



聯合報叢書

聯合報七十二年度短篇小說獎作品集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合報社

總經理 聯合報社
新開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

印刷者 世和印刷廠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第三次印行

印翻禁・權版有

聯合報第八屆短篇小說獎、附設散文獎
評選結果

短篇小說得獎作品三名

第一名 玉米田之死

路平

第二名 斜陽餘一寸

盧非易

第三名 將軍之淚

黃凡

短篇小說推薦作品二名

像我這樣一個女子

西西

窰變

施叔青

聯合報第八屆短篇小說獎、附設散文獎評選結果

11/24/12

聯合報七十二年度短篇小說獎作品集

散文得獎作品三名

第一名 赤子

吉廣興

第二名 文華市場

郭永元

第三名 給歹徒的一封信

游瑞華

(二)

聯合報第八屆短篇小說獎決選會議紀實

記錄：丘彥明

時間：七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聯合報十樓會議室

出席：

尼 洛先生

白先勇先生

司馬中原先生

林懷民先生

高 陽先生

聯合報第八屆短篇小說獎決選會議紀實

蔣 勳先生

鄭樹森先生

列席：

劉昌平先生(聯合報社長)

趙玉明先生(聯合報總編輯)

痲 弦先生(副總編輯兼副刊主編)

陳義芝先生(副刊編輯)

丘彥明先生(副刊編輯)

不同於歷屆的聯合報小說獎徵文，今年錄取的文類和名額顯著的減少，相對的競爭益顯激烈。今年徵文部份只錄取中篇小說一名，短篇小說三名。辦法改變的原因是希望真正甄選出最特出的作品，使小說獎的權威性更加提高。推荐獎兩名，是選出過去一年在聯副發表的中、短篇小說傑出作品給獎，鼓勵平日投稿聯副提高聯副小說品質的作品。特別貢獻獎一名，致贈對文學創作或文學批評有卓越成就者，或過去一年有重要優秀作品發表之作家，表示報社對文學工作有成者最深的敬意。

今年更大幅度的改變小說獎評選方式：經初審及過濾之後，進入複審，聘請三位複評委員

評審之後，凡是得分高和引起爭議的作品全部進入決選，同時三位複評委員加上四位決審委員，組成七人總評審團開會討論投票，選出得獎作品。複評委員加入決審團，擴大評審委員討論群，是幾年舉辦小說獎獲得的經驗，如此可以更準確而公平的遴選出最優秀的作品。

本屆計有中篇小說四十七篇，短篇小說三百六十篇參加初選，聘有小說家小野先生、王默人先生、東年先生、吳念真先生、梁光明（舒凡）先生、蕭颯女士擔任初評委員，共計有中篇八篇，短篇四十八篇進入複選。經司馬中原先生、高陽先生和蔣勳先生複評後，中篇六篇、短篇十八篇進入決審，然後三位複評委員加上白先勇先生、尼洛先生、林懷民先生、鄭樹森先生，組成陣容強大的決選評審團，為第八屆聯合報小說獎究竟獎應落何家而展開熱烈的爭辯與做決定性的投票。

騰出半個月的時間，七位決審團委員日以繼夜的細讀總計六十多萬字進入決選的小說作品，八月十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陸續到達會場，沒有一位不大呼「負擔太重」，但寧可讀小說讀得辛苦也不願遺珠之憾，委員們認為多提出些爭議性作品進入決選的態度是正確的，因此繁重的負擔是另一番歡喜。

主辦小說獎單位報告作業經過後，小說家尼洛先生由於豐富的主持會議經驗被公推為主席。尼洛說，主席的任務有二：一是提供服務，二是報告結果。立刻他宣佈開始進入小說投票討論

程序。

短篇小說應徵獎

三時十二分，進行「不記名假投票」，每位評審委員圈選三名，以便了解票數分佈情況集中進行討論。

「過來人」

○票

「逃亡者」

二票

「一百萬的主人」

○票

「近黃昏」

○票

「廬山煙雨浙江潮」

二票

「映山紅」

一票

「洋飯二吃」

○票

「將軍之淚」

二票

「孿生星球」

○票

「小窗」

○票

「玉米田之死」

五票

「隧道」

○票

「玩偶」

一票

「壞東西」

一票

「黃花落」

一票

「斜陽餘一寸」

六票

「青春」

○票

「站在時代頂端」

○票

三時十八分，就得票作品進行討論，委員們依次發表評選意見。

蔣勳 我自己選的三篇是「斜陽餘一寸」、「玉米田之死」和「逃亡者」。「斜陽餘一寸」好幾位評審委員也選了它，「斜陽餘一寸」與「玉米田之死」風格非常不同，「玉米田之死」寫一個死亡事件，抽絲剝繭的剝進去，現代感很強，寫流落異鄉的虛無，我個人很喜歡。「斜陽餘一寸」寫老人問題，這次參加小說獎寫老人問題的作品不少，是否在這轉型期的社會，這是蠻值得寫的題材。「映山紅」也是寫老人，但我覺得「斜陽餘一寸」是這次所有寫老人的作品中，文學技巧結構最嚴謹、最穩當的一篇，寫老人在老人院的感情很動人，甚至寫他們跟年輕一代間代溝的問題。「逃亡者」寫的是文革當中的一個經驗，這篇稍微弱一點是寫到最後不

太清楚它要講什麼，但它有個好處，以小說來講讓我一直要讀下去，有事件的懸盪性。但是，作者對文革中人性被壓迫的部份有相當多的話要說而沒說，這部份原本可以描寫更深刻一點，卻沒寫出來，所以是三篇裡較弱的一篇。

另外一篇是「將軍之淚」，我沒選它，但我很喜歡，尤其是對中國苦難的描寫令我非常感動。可是作者在文章中常常會跳出來講話，在小說的結構裡讓人覺得太急切了，在整個結構的完整性上是蠻大的弱點。

司馬中原 我喜歡這裡面好幾篇文章。對「將軍之淚」我有一種偏愛，我覺得現在一般小說一寫就是寫愛情，只要是針對現實生活小說就寫到愛情去了，沒有波延性。像千山萬壑一樣一重一重的故事和事件，在現代小說裡已經很難找到，但「將軍之淚」是這樣的一篇作品。「將軍之淚」的主角是個副官，多少年前他代將軍宣讀論文，會中他明白的說出他認識中國是用生命去認識，不是從教科書、不是從書本上。我看到小說裡描寫每個激盪後的場景——懸吊的屍屍，荒蕪的城鎮；那是我童年經歷過的，作者非常穩適而妥切的予以表達；文中的副官現在也是老爺爺，快要進土的人了，但是他心中的熱愛像潮水一樣的洶猛。文章描寫戴漢民將軍像生前一樣，不是個赫赫有名的將軍，他的塑像陰鬱痛切無告的眼神，始終在黑暗的一個角落裡面，甚至眼角有一點塵土，老副官在幻覺中還恢復到年輕時代以虔敬的心用手帕來替他擦眼角，認為將軍在流淚，最後管理員問老先生你在做什麼？他不好意思的醒過來把手帕放回去。

作者寫將軍不講話，可是有一次在醫院看到一個身體被撕裂還希望見到母親的農民，用哄小孩子的口吻說：「你身體還會好起來，我們用最好的醫藥給你，你一定會看到媽媽。」說著說著那人眼睛就翻掉了死了，將軍就拉過白被單來給輕輕的蓋起來，站在走廊上向遠處去看天。這樣的一個將軍，這樣的一個寫法，在我多年來閱讀的經驗當中，我覺得是一篇非常非常成功的特殊題材的作品。

「斜陽餘一寸」寫老年人的寂寞悲哀，以及寂寞中的餘溫。文章最後老太太悄悄的把小孫女帶走有一點不好意思，不論人物的情態、老人的世界，寫得非常冷刻。

「玉米田之死」我沒投票，但我很喜歡這篇。我沒投，是想一定有人投票，我就投另一篇我喜歡的「廬山煙雨浙江潮」。

我覺得在短篇小說表現的晶瑩圓熟方面，「廬山煙雨浙江潮」有很好的表現。作者用簡練的字句能表現出多重的情態。

高陽 我圈選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分數相差很大，我現在想談談「斜陽餘一寸」。我覺得這篇文章是我近幾年來看小說中出類拔萃的一篇，可以分幾方面來講。第一，故事充分反映現代台灣的社會，反映出社會變遷、經濟發展、社會倫理的變化，描寫代溝非常深刻，在小說裡不是父母怕孩子談愛情惹人嫌話，反而是劉婆婆的女兒怕丈夫家屬說嫌話，講老人家在外面亂來，倒過來了，非常深刻。第二就技巧來講，能把兩老的愛情寫得那麼天真無邪是功力，像高更畫

裸體不讓人覺得充滿情慾，把老年人的愛情寫得像十四、五歲談情一樣，是功力。而且整篇一萬四千字是名副其實的短篇小說，有些短篇跟中篇沒什麼分別，這篇把焦先生刻劃得深刻，轉變也非常的好，一點看不出斧鑿之痕，所以特別推荐這篇。李義山的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現在斜陽還餘一寸，但還是跟黃金一樣，讓我們認識到人生還有希望。我想這與感觸與我的年齡也可能有關係吧！

林懷民 「斜陽餘一寸」如同高陽先生所說，非常的好；在處理同樣的老人問題「映山紅」就讓人覺得很「苦」，從頭苦到底。「斜陽餘一寸」基本上語氣有一種詼諧，加上高陽先生所說的天真、詼諧之中並沒有趕盡殺絕的去耍調皮而變成刻薄（在張愛玲影響下的文筆常有這種現象），它在很多很平實的狀況下進行，這樣詼諧的語氣等到孩子們出來干涉以後，劉老太太來把孩子帶走突然變成一本正經起來，就變成乾乾淨淨的平實，它的力量、它的悲劇感就變得更大了。

另外我喜歡的是「玉米田之死」。描寫美國留學生故事的小說很多，而這篇處理起來既像真的又像假的，使層次上有提高起來的感覺，而不是一般留學生文學整體狀態上是無根的感覺。這篇小說寫一位留學生死在玉米田，寫得像偵探片一樣的結構，更有趣的是這小說中的敘事者本身也有一個故事，而在發現自殺事件的過程裡有一個反省，所以到最後我們看到了兩種態度、兩種決定，非常有趣。

「逃亡者」我沒有選，也不是它不好，吃虧的地方是他寫文革很大的事件，而寫文革寫得比他好的又得多，如果我們選了這篇讓人覺得以它來代表文革是很站不住的，有點弱。

鄭樹森「玉米田之死」，第一點，這小說採用移動的單一觀點。有一個敘事的我，又穿插了其他人的話，構成的效果是兩方面的。一個是敘事的我可以不斷的有自己的內心活動分析自己，而且使得比較哲學性、抽象性的部份（通常是小說比較忌諱的地方）寫得比較自然，同時呢，轉移到別人的觀點的時候有對比的作用。第二點，這小說裡另外有一個故事，就是敘事的我中年的危機，這種生命的危機也包括了對生命的疲倦感，這疲倦感當然是跟題材有關係的，但他在處理上相當的含蓄。第三點，「玉米田之死」的「死」，死在玉米田當然很明顯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敘事的我的死，另一方面也是陳錫山的死，他們兩人顯然都有一種使命感，雖然使使命感不太一樣，但這種使命感多多少少是今天海內外中國人某一種困境的反映。第四點，在小說裡作者一直用一個主要的意象來控制全篇，就是「玉米田」和「甘蔗田」彼此的呼應。第五點，小說最後是「原型」的出現——敘事的我決定回台灣了，痛下決心太太都可以不要了，所以變成美國的「玉米田之死」促成了可能是「甘蔗田的再生」，所以死與生是一體之兩面，通常這種情形在西方原型學派都視為是經常出現的母題。這是我對「玉米田之死」的五點意見。

第二篇我想講「斜陽餘一寸」。在內容方面，第一點，它處理了社會中一些舊有的樊籬所造成的人際間的隔離和疏離。第二點，他對代溝和晚年心境的刻劃相當細緻。在呈現方法方面，

第一點，作者採取了全知觀點（不同於十八、十九世紀的全知觀點），很客觀不介入，是所謂客觀的全知，這觀點的運用對整個小說的呈現有幫助。另一篇「映山紅」的問題就是太說明性了，說明性看到後來幾乎不能忍受，變成有點說教了，雖然它的語氣相當不錯，語言很適合小說裡的角色。呈現方面，「斜陽餘一寸」的第二點，在意象的運用上有一些外在的描述用來折射或是反映主角內心，換句話說外在的描述呼應了主角的內心狀態，就像落葉啦、菊花啦。這是對這篇我的四點意見。

以下有幾篇很難決定那一篇特別好，略略談談。

「廬山煙雨浙江潮」，這篇小說處理的是一個流放的主題，流放主題事實上留學生文學寫得很多。這一篇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多層次的流放」，有美國人經越戰後的自我流放，同時有一個叫歐漢中，漢中這名字有一點象徵的味道，他也是自我流放到台灣。同時既有人流放到台灣，也有人從台灣流放到美國就是永圓的姊姊，於是在這裡就構成了一個反諷——兩個流放之間的反諷。同時還有第四個流放，到小說結尾的時候女主角自己到了澎湖居然想起浙江潮來了，這是個外省女孩子，也是流放。所以四層流放交雜在一起，我覺得是流放主題比較特殊的處理。在呈現上，除了透過人物命運來呈現一個反諷的視野，偶爾也有一些象徵意象的運用，運用得太露了一點，像剪了翅膀的鳥飛不動、蜥蜴爬不走。到了快結尾時還有一個象徵的小情節，是照片全部洗光了。對流放的人來講，事實上是有意識的記憶，拍下了照片，可是也要努

力去抹滅這東西，否則沒有辦法去面對這現實。看完這小說後感覺，流放往往是時代所造成的，像越戰、大陸的變色等等，所以對一般人來講，生命的無可奈何並不是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雖然他們都在努力控制這個命運。

「逃亡者」有幾個問題，第一故事內容的秩序結構跟敘述結構一致，到了最後我們以為會發生什麼事情，換句話說敘述結構到了最後是不是要給中間的糾葛有一個解決，可是到最後好像沒有解決，落空了。落空有兩個可能，第一作者不願意講，故意要這樣。第二是希望有一個開放性的結尾。可是這一篇看起來又不像要做這兩個事情，因為這篇小說敘事的我在回憶的時候是個成人，成人是可以比較批判性回顧，可是顯然作者到最後沒有給我們一個回顧，所以假如我們說這篇小說是典型的「啟蒙故事」，經過一連串系列事件最後對生命有了新的領悟，像林懷民先生那篇有名的「蟬」就是很典型的啟蒙故事，主角到最後有某種領悟，對生命有不同看法，可是這篇小說到最後究竟是開放系統還是封閉系統？我們搞不清楚，變成模稜兩可，這是一個問題。

「將軍之淚」，小說題材很動人，很容易令人投入，可是在小說藝術上比較弱。弱的地方是敘述比較平板一點，同時在敘事的我採取很多回顧的時候，還是用講的，而不是用場景。通常在小說裡，回顧應該有點景，有點戲劇性，這裡面景少講得多，小說變成用講的，而不是呈現的，具體的，這是比較弱的地方。

事實上再選下來，我是選「將軍之淚」和「逃亡者」這兩篇。「將軍之淚」司馬先生說的我都很同意，特別是講到戰場那幾段文字，的確是從生活經驗中提煉出來的。「逃亡者」給我的感覺在於它的語氣，那樣安安靜靜、那樣輕淡的事情發生了，這個小孩子的立場究竟在那裡？人都變得很糊塗掉。小孩子在文革中下放到湘西的一座小村莊，有一天在森林裡看到一個「野人」嚇得跑回來告訴村民，引起大家對他的注意關心，他就特別高興，然後等到這個人被處決死了之後，他也覺得有一點點難過，這樣整個悲劇顯得更加慘烈，因為敘事者就讀者來看，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將軍之死」、「逃亡者」寫得都好，我不知怎麼選，如果可以選四篇的話，我就選前面說的這四篇。

白先勇 我與高陽先生一樣，希望自己能喜歡的一篇得第一。我最喜歡的是「玉米田之死」。我看小說最重要是希望它有突破性、創造性、與眾不同，無論是在形式上題材上，這是我評分很重要的一點。一位作家寫出一篇小說出來，短篇也好，長篇也好，在形式、題材有很大突破的話，應該給予很大的獎勵。「玉米田之死」從頭到尾在形式上最完整，一看就一直看下去，像偵探故事一樣，它是偵探故事的形式而表現很大的一個主題，今天無論在台灣的處境，在海外、國內社會政治各方面，這篇小說的好處是背面敷粉，很大的題材，而用新聞報導性的表面的一件小事件來處理，其實在美國死了一個人沒什麼。死在玉米田裡，象徵意義很大，象